

予遺錄序

褐夫氏以董醇賈茂之才具盲左腐遼之識太冲作賦紙貴洛陽伯玉碎琴聲聞輦下詞塲酒社爭傳驚座之名歌院禪房咸誦倚樓之句顧韓昌黎文高八代不上宰相之書趙元封望重一時直達司空之座余生同里閑誼托嫻親不徒八拜之交兼有偶耕之約計年而屈指總四海以為奚以為生都是記室書傭之職何從得見不過郵

之時頃以萍

踪相逢燕市年增興減都非少

狂耳熱酒酣

各問別來之著作出囊中之珠玉驚目底之琳瑯更
捧一編用中三嘆蓋子遺錄之所為作而禍夫元寶
具苦心也吾桐界連豫楚地通舟車當朱室之衰微
值黃巾之擾亂三里之荒城如故不同國破山河千
家之煙火尚存豈嘆城春草木諸賢之功績不少後
人之感戴難忘不有茲編誰能永賴余追惟先澤空
傷往事之艱急付梓人欲備採風之用至其文心之

細筆力之奇上自宮中府中興亡得失之機下匹至
夫匹婦死生榮辱之故大書特書可傳可久崑繩固
已及之而小子何多贅矣

子遺錄序

京師遇桐城戴褐夫讀其文起卓有雋氣無時俗鈔錄經傳及柔蔓膚滯之態既又出所著子遺錄示余蓋紀其邑被兵始末而傍及江淮楚豫秦晉大勢上自文武大臣賢不肖用舍廟算得失下逮匹婦節烈一介士之才莫不觸緒引類錯綜聯貫以著其詳余嘗以謂上下不同心中外不一體小人私而君子未必公使不肖者借口而賢才不得盡其用天下魚爛

癰潰坐視不可救藥此明之所以亡而禍夫于一邑
紀載中具見原委豈特賞其文筆之工已乎且天撫
之功大于勦而和不如戰所從來矣然各有時宜難
以例論賊勢既成驕獷譎變未經大創烏可言撫已
既不能制人戰不能守不固又有腹心大患而與已
敵者誠心百計請和指天誓願休息者數四何必不
聽蓋與龔遂宗澤諸人時勢相去不啻天壤乃大臣
無識不能確見其是非身任天下之利害拘牽成說

避父網畏彈劾依違拱手聽社稷自為安危而言官
冥惛無忌惟陽以大言樹威勢陰以恩仇報復其私
嗚呼吏當日諸臣赤心同憂國恤去門戶信任賢才
揆情通變定和議于外合力據險出奇勦賊于內內
外既寧民得休息不出十年天下可以復定甲申三
月之禍何由而成哉嗚呼此余讀子遺錄所為掩卷
拊膺長太息者也

子遺錄序

銷郊金于張角一派黃巾割典午于孫恩幾番白刃
揚花欲落朱槃白食萬人李子將殘黃巢血流千里
旌舞梨花兩宋社全傾座燒白香元氣哭起嘗歷
微乎徃恨尤莫慘于前朝焰助權璫殿上聚元黃之
戰冤沉鉤黨域中盛水火之爭加以饑饉流臻日之
兵戈歟動根株西北爪蔓東南狐嘯滿于山河狼烟
偏于草澤雲生秦甸長楊與細柳俱焚災及晉閭倒

馬及飛狐齊破驚遊魂于湮澗枯骸高砥柱之峯泣
戰鬼于荆襄碧血湧洞庭之浪以豎紛紛操挺賊火
直照畿南雲霓揭竿官軍半摧江右刀剖紅顏之腹
助彼笑歌鎗穿黃口之臂觀其啼舞茫茫赤地四望
無煙蕩蕩青天千尋少路渠魁殲而又起山寨滅而
重興迨至猛極張燕迄乎雄加李特閭閻盡遭塗炭
宮闕悉化煙灰出金盃于人間那知陵寢倒銅盤于
天上安問神仙漢上猪多命歸屠伯汴中龍起城付

波臣摧殘玉葉金枝酒吞福祿陷遍薇垣樹掖錢改
永昌地裂天傾直使妖纏皇極山崩日蝕宣徒禍及
方隅也哉吾友戴君褐夫名高虎觀才匹龍門熟干
古之興亡援微扶輿負三長之學業撮要搜奇爰借
一邑災殃直寫普天怨毒惟茲桐城縣地屬江淮界
連楚豫賊鋒剽忽如承哭之難當寇勢張皇非狗偷
之易測雖十年之久力捍千端而百折之餘冤深九
死若者戰若者守塗腦何人誰主糧誰主兵抒肝奚

自某某屬睢陽之齒某某斷已郡之頭某某訂飲于
黃龍某某解圍于白馬他若星占夢兆無細不收其
餘物怪人妖有徵必錄蒼涼一帙洋洋萬言嗚呼涓
涓蟻漏釀就江河點點螢光焚殘梁棟誰司國柄徒
立戶與分門孰悞軍機致養癰而流毒假令當日者
同懷國恥文臣果不愛錢仰答君恩武士盡甘農草
則單身而擒方臘豈少其人八日而破楊么寧無是
事橫刀追擊千夫辟易于寄奴匹馬臨關戎百萬迎

降乎孟子三更來洄曲鴉鵲盡助軍威萬衆戰昆陽
虎豹齊驚敵愾用兵止兵而兵無再試以賊攻賊而
賊不患平又何至赤眉肆雲碎十五國之山川黔首
罹殃喪三百年之宗社也耶然則茲一錄也宇宙劫
灰古今法鑑防艱危于無象灼治亂之有源陰雨綢
繆思廟謨之宜急悲風雜沓較國史而加詳云爾同
學休寧汪灝紫滄拜稟

子遺錄

北平王源菴

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餘里一面濱江而羣山環之山連亘千餘里與楚之蘄黃豫之光固以及江淮間諸州縣壤地相接犬牙錯處雖山川阻深而人民之所交集皆為四達之衢桐之西有嶺曰挂車東有關曰北峽皆險阻地昔者三國之時吳人所以圖曹休也凡桐之境西至于潛山又西至於太湖宿松西南至於蘄黃南至于安慶桐即安慶所屬邑也東至

於廬江無為州東北至于舒城又東北至於廬州鳳陽北至于六安英霍又北至于光固自前世天下有變桐必受兵明高皇帝起江北定中原王迹實由此興而建都南京則桐為王畿內地自是天下永平且三百年桐士大夫仕于朝者冠蓋相望而持節鉞為鎮撫者徧天下四封之內田土沃而民殷富家崇禮讓人習詩書風俗淳厚號為禮義之邦當萬歷晚節天子倦勤而士大夫文恬武嬉抑又甚焉凌遲至於

崇禎天災流行盜發秦隴天下為之騷然而在茲民皆思乘間為變崇禎三年桐四野見哭四年有鳥集于四郊其形如鴉其色赤有吏生者遶東人也舉家遷桐數年矣見而嘆曰兵火其將作乎是為火鴉也其兆之矣遂挈其家去五年東門外池湧泉如血七年八月縣人黃文鼎汪國華及先是縣士大夫類多長者皆有德于其鄉而民莫不畏官府敬士迨天啟崇禎中世家巨族多習為淫侈其子弟僮奴往往侵

漁小民為不法于是奸民積不能堪而兩人遂為亂
首燒富家第宅掠金錢建旗幟營于北門之外司理
薛之垣自皖來與賊誓于神而去安池兵備副使王
公弼率其將潘可大討賊次于練潭不敢進賊勢益
張當是時縣人職方孔炤致仕家居得民心亂人獨
不犯職方家職方曰誘致亂人而盡殺之公弼聞相
亂已定乃帥師如桐而賊警適至桐人因苗可大駐
桐防守是年蜀之筠連人楊爾銘來為縣爾銘年少

有奇才為桐七年民愛之如父母禦寇治兵皆有法
度本桐之不亡由前後兩縣令之力居多兩縣令者
爾銘之後為張利民也其後明亡爾銘棄官流落江
湖以死而張利民逃匿山中不出桐之父老至今歌
思之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先是流賊起秦中渡
河曲燕南河北皆苦之然而京師峙其北黃河遠其
南賊禍不能遍天下也賊入晉而秦以為功賊入豫
而晉以為功行間大火皆玩愒縱賊賊禍遂不可支

當賊之渡河而南也河南巡撫元默不為備賊乃乘
堅冰自通池渡河河南郡縣皆陷浸尋及于鳳泗而
江淮楚蜀之間處處皆賊矣賊之衆且百萬蔓延往
往千餘里不絕或曰三營或曰五營或曰十三營名
號甚多不可得而詳書也而張獻忠尤為兇殘且狡
羣賊多附之潘可大兵單弱不能禦寇楊爾銘與縣
士大夫謀設守每碑十懸燈高一二十火毯一五十
置一小炮百一大砲譙樓下各貯火器召募勇士百

餘人助潘可大城守而賊已破鳳陽趨舒廬長驅至
桐矣初賊在河南也縣人孫晉為給事中告于兵部
尚書張鳳翼曰羣盜今且逼鳳泗破桐皖其必不免
為之奈何尚書笑曰公江南人也何憂賊乎賊秦人
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不犯江南決矣人有
聞者皆笑之至是賊至桐潘可大接戰于東郭外兵
敗死者百餘人賊射可大馬中之馬蹶而可大顛部
卒劉應龍以已馬付可大棄之而走將入門可大又

墜地賊急追之應龍持矛與賊騎戰於衢隘殺賊五
六人賊不能前比賊殺應龍其馬進則城門已闔矣
是為乙亥正月二十七日也先是賊所至皆用土著
為鄉導以故道路曲折及虛實堅瑕莫不盡知之由
此勢如破竹桐之奸民已前死無與賊通城故以此
獲全明日賊奮力攻城以巨絙連木板藏其下負以
趨名曰水牛鑿城城堅不能入城上人以大石擊之
多傷又造梯數十長數丈擁至城上砲石擊之不

能近于是焚居民屋舍風舉火烈守堦者不能逼視
乃鼓譟欲登城又射却之而乘間下擊殺賊以百數
凡攻三日不能破乃求賂請罷去而徽人黃仙厓獻
砲以木為之貯以大藥藏火線請謬謂金寶給賊而
先以真者餌之賊喜遂以砲殺十懸而下賊爭取之
至賊手火發皆糜碎于是賊度不能攻遂拔營而西
至潛山城外居民死傷者數千人嚮者烟火萬家至
是幾盡矣賊殺人之慘不可勝言嘗掠民間一婦有

美色賊渠置之座上飲以酒婦覆酒擲杯于賊面曰
吾良家子女不幸落賊手速死為幸安能從賊飲乎
且泣且罵賊大怒曰姑勿殺吾當衆辱之旦日縛婦
于河橋之柱裸而殛之寸寸以解城上人望見無不
流涕者自賊西楊爾銘移文上官叙潘可大守城功
而請恕其敗兵之罪于是可大駐桐如故爾銘進父
老諸生而告曰之今賊雖已西而飄忽不可測城守
之事當與父老諸生早計之于是諸生邱山等及父

老百餘人具十議以進一修城門一增窩鋪一修女
牆一請援兵一脩兵餉一嚴偵探一設常住兵一核
文移一詰奸宄一增火砲藥弩爾銘曰兵食及文移
往來其權在上官當往請之餘縣中可辦也于是諸
生往蘄州謁撫軍張國維請增潘可大兵一千二百
軍資餉金取給于正賦而給砲大小共二百餘上下
文移俱有輪環字號蓋賊是時多于塗中劫取文移
詐為官兵入城城往往陷以故文移尤宜謹焉五月

上命史可法監安廬軍可法大興人起家進士嘗著
惠政關中異時故有安池兵脩而池在江南安在江
北當賊亂時池縣隔大江不罹賊禍于是朝議改安
池道為安廬道駐廬州可法有大將才痛自刻厲與
士卒同甘苦大小數十百戰俱已以先三軍可法馳
驅江淮間衣不解帶輒至十餘日行不具幃幕襪被
當天寒討賊夜坐草間與一卒背相倚假寐須臾霜
滿甲冑往往成冰欠伸起冰霜有聲憂憂然愛民敬

士所募健兒俠客皆得其死力雖古名將莫過也八
月賊衆萬餘人自豫逼鳳陽潁亳大震史可法命總
兵許自強率兵五千守桐而自引兵三千至廬州當
賊賊自潁亳入英霍山中出舒城至桐可法回軍駐
北峽關與許自強為犄角賊復由英霍走麻黃十月
賊由麻黃走鄖陽又轉入太湖潛山史可法率潘可
大等禦之于潛山賊又入英霍十二月許自強率吳
淞兵三千與可法駐北峽關是時流賊李自成等圍

滁州明年正月搃理靈彖升搃兵祖寬大破賊于朱
龍橋滁州圍解天子以賊勢蔓延建牙之吏不足任
討賊于是以太監靈九德率京營兵征豫楚諸賊而
以黃得功宋紀諫馬黃得功者遼東開原衛人起家
行伍生有神勇殺賊賊不敢逼視得功一部皆為精
兵每與賊戰輒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
三軍隨之得功威名震于賊中賊相戒勿與黃將軍
苦戰一時名將如曹文詔早死不竟其功而左良玉

養賊自重迄以止國鄧垓許自強輩尤齷齪庸懦不
足數而盧九德惟賄是徇賊急輒募群僧誦佛號以
祈免死于是江淮之間以得功為長城矣賊聞京兵
之出也其在豫鳳者多奔楚二分其軍一犯德安一
趨江北據山扼險以英霍為窟穴五月賊自英霍出
掠潛山史可法禦之部將朱三才斬賊首數十六月
賊夜襲可法營遇伏走當是時閩外有警兵部因移
制府洪承疇于薊遼靈彖昇于宣大而以熊文燦為

總理文燦畏與賊戰一意招撫賊去文燦文燦莫之
知賊由是大橫十二月賊由麻黃至潛山明年正月
至桐潘可大守桐火可法守皖先是賊之至也沿途
剽掠而已至是溪山大澤鄉村聚落皆賊騎充斥人
死無算近山者逃入溪林叢薄天雨凍死又或因小
兒啼聲搜捕無得免者于是人多自殺其尤惟濱江
湖者泛舟而逃乃免而縣中巨族多有渡江而南者
賊至西山山之阿故有老嫗鄰女多奔嫗家避匿居

有頃人報賊且自山外來諸婦女皆懼啼泣不知所
為嫗曰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生若等速走勿涕泣
為也因扶杖出曰旦日當于某地覓我嫗遂至路口
賊尋至曰嫗亦知此間有馬牛女子乎嫗曰知之賊
曰導我往不然且殺嫗嫗乃前行群賊隨之嫗故紆
迴引賊他往凡數里不前賊趨之嫗罵曰死賊吾嚮
者誰若此間荒僻非有牛馬女子也賊怒拔刀刺嫗
而去當嫗之誘賊去也嫗家婦女盡奔入溪谷林薄

皆免明日使人于某地覓樞果在尚能言昇之以歸
遂死賊至龍山居民斷溪橋賊不得渡執一男子使
治橋曰治橋免爾死男子曰余一生豈衆人遂當
死乎卒不治橋賊殺之是時縣中設守嚴賊分騎野
掠四封之內皆賊而盧九德左良玉黃得功宋紀皆
急盧鳳不遑救桐史可法守皖恐其渡江而禁江上
艘艘無泊北岸二月賊衆往攻皖至源潭知有備乃
還二十七日賊北去遺民逃匿者聞賊去多出明日

賊復四多捕殺之史可法引兵至桐路遇賊大戰救
百姓千餘人以還凡男女死者十萬餘人被虜者不
馬史可法謂楊爾銘曰賊勢甚盛俱在商固潁毫間
盤旋出沒安廬一帶兵單餉少何以克濟君與縣人
當為久遠計于是公議三策行之一立桐標營立官
主之賊去則偵賊來則守一築攔馬牆繞城外築土
牆使避難之民居之內以護城外以防賊一立堡寨
以遠鄉之民無可守之險無可戰之人輒至屠滅乃

相視險隘築堡寨立立長主之賊去則耕賊來則守
而于城四隅各築砲臺是月李樹結實如王灰三月
饒兵敗績于鄭家店泰將程龍潘可大等死之初可
法率程龍等禦賊于潛山夜聞二鬼哭幕下可法憂
之至是兩將皆歿提兵左良玉過桐兵二萬有餘輪
蹄雜運絡繹百有餘里良玉過桐三日軍于東郭
外縣士大夫出謁之良玉曰賊就撫者十之一擒者
十二三戰死者亦十四五然而日引月長滋蔓不著

歲飢政亂奸民無以為生故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
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于地名曰買路以故軍
中縱賊者多縣士大夫曰閩外諸君豈皆受賄乎
良玉曰無不受也但良玉左手受金錢右手即斬賊
頭耳縣士大夫曰由將軍言觀之賊終不可滅乎良
玉曰滅之亦無難也但今日者內外異心功垂成而
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大患終必
由此也四月總兵劉良佐率兵七千守桐良佐殺賊

亦有威名每乘班馬破賊故賊中稱之為花馬劉云
閏四月賊大掠桐西而史可法方奔潛太之急桐之
與潛太皆為豫楚之衝官兵與賊之往來者無時無
之而潛太兩縣舊無城郭以故受賊禍尤烈可法欲
築城于潛太與桐城為犄角量地授工築有日矣而
賊自英霍出掠潛山可法禦之賊小却凡十餘日賊
來益衆而官兵止二千餘人賊圍之數重晚兵夜從
間道往救之殺賊傷過當可法知救至乃命部將朱

三才奮勇大戰賊圍始開軍行至鷄鳴賊復追之且
戰且走乃全軍還皖至是可法為桐請救于鳳陽撫
兵年文綬率兵來與劉良佐同拒戰于石井溪入賊
圍大戰不決軍中食盡楊爾銘使人呼于市曰官兵
圍賊賊且敗矣軍中不暇作食縣人當速濟之于是
人家各炊熟米麥數百餘車募壯士強弓勁弩護入
軍中軍中既得飽食而縣人夜持火炬鳴金鼓出西
門取山徑譟而前賊疑救兵且至遂解圍去是時廷

臣議以安慶重地宜設一軍而以史可法為巡撫割楚之黃麻豫之光固皆隸焉可法于是設五營以副將廖應登領兵一千五百為前營杜先春領兵一千五百為左營李自春領兵一千五百為右營汪鎮國領兵一千五百為後營以朱三才為中營以某某為制勝營以某某為水師營共萬餘人而桐城當賊衝乃立桐標營以部將張韜主之張韜江南人狀貌文弱而有勇力身任殺賊常棄大營取利可法甚愛重

之可法部署既定目遂親巡所屬為州郡問民疾苦拊循軍士七月至桐城而左良玉亦至自舒兩人杯酒論兵良玉曰勦賊譬之逐鹿鹿之性善奔使前無所禦而第自其後追之安能得鹿惟巨網張于前而利兵隨其後鹿雖善奔不能逸也今豫楚之兵誠能禦之於前而江淮之兵追而捕之此逐之術也明公與制府諸公共畜之良玉介冑之士嚴整部伍以聽約束而已居數日良玉與可法北巡廬六光固而還

當是時豫楚諸撫軍皆以空名得節鉞無能為國討賊可法無與共功名賊勢愈不可支矣八月賊自英霍分隊而出一走黃麻一走潁亳一走潛桐一襲廬江無為州謀渡江史可法命廖應登扼舒州山隘杜先春扼桐城山隘別遣將守江命兵備副使湯道衡守合肥而自引率兵南萬餘人禦賊于潛山傳檄盧九德左良玉以兵來會賊走蘄黃而賊小袁營過天星等又謀襲六安可法引兵救六安賊復走英霍掠

太湖十月潛太告急可法回軍來救遇賊于潛山賊小却頃之賊全軍皆至圍可法數重可法火器已盡賊圍之急可法斷梁柱如砲狀臨高向賊營佯欲擊之賊却可法曰冒圍而出汪鎮國為殿可法登舟墮水中部卒焦承恩入水援之乃免可法以承恩為守備明年為崇禎十一年戊寅總理饒文燦受張獻忠降全楚兵吏皆以為不可巡撫方孔炤爭之尤力文燦不從已而獻忠叛于穀城左良玉追擊之復繼之

獻忠去詔逮文燦大學士楊嗣昌出督師嗣昌傳檄
孔炤守襄陽而調其標將與川沅兵合擊深入至香
油坪川沅兵失期不至遂敗嗣昌歸獄于孔炤孔炤去
自是嗣昌亦不能制獻忠矣盧九德守承天聞賊在
潛桐間遣黃得功來救得功出賊不虞殺數賊百騎
賊入山不出而賊中食遺時時自間道掠鄉村朱三
才率兵多捕獲之史可法以其間築潛太城而桐亦
築寨凡數十遠近之民暫得所棲泊而諸寨先後皆

破不能守也是年方孔炤亦發軍資火器助相城守
一日朱三才飲酒醉握刀上馬入山中殺賊得功慮
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得功怒提鐵鞭擊
殺賊騎數百而還是時得功兵僅二千餘人俟盧九
德至桐會戰而九德又入豫不能至得功軍舒桐間
已邇春史可法以父喪歸繼可法者為鄭二陽二陽
行軍儀衛甚勝然惟怯不知兵賊皆擲揄手笑之三
月盧九德左良玉至桐四月張獻忠自蜀入楚左良

王奔楚之急盧九德亦援河南時朝議晚軍新設兵
勢單弱不能控禦州郡于是設一兵備道駐太湖而
以太湖知縣楊卓然為之卓然楚人與宰相楊嗣昌
善嗣昌之代熊文燦督師薦之于朝先是卓然欲入
山說賊使降計未決亡何賊西自楚來縣人登陴設
守適鄭二陽在相聞賊之至倉皇莫知所為乃撤熟
樓大砲置署門外以脩破城巷戰且以所著陰德書
出示士民而戒民間勿捕傷禽鳥一縣中皆笑之李

蟲兒者諸生李充之僕也被虜逃回至城下繼之以
入二陽使人召蟲兒問賊中事甚悉賊尋入英霍二
陽忽斬蟲兒于郭外而以禽斬賊首李重耳報聞又
繪各堡寨畝泰覽謂星羅棋布足以控制羣賊今其
首尾受敵賊可旦暮平也當賊既退二陽分兵入山
名曰捕賊賊既去遠矣命所過寨堡俱聽官兵出入
于是寨堡多被掠諸生邱山等謁二陽而懇之二陽
曰兵之出征猶諸生之赴試也兵入叩堡寨猶諸生

之赴試投逆旅主人也叩寨即云破寨投主人即云
劫主人可乎諸生逡巡而退由此兵益驕庚辰夏四
月賊掠桐之嶢口都司張韜死之六月皖兵大敗于
楓香驛游擊杜先春張士俊等死之七月鄭二陽命
廖應登守桐而以杜先春兵屬馬先春部將羅九武
不悅由是與應登有郤十月盧九德等駐桐先是楊
卓然見賊盤踞溪山欲說賊使降乃從十餘騎入潛
太山中說賊勸其歸命賊渠與卓然握手飲酒甚歡

且曰吾等皆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余故皆目飢
荒為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為忠義之士乎且
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為國家効死
顧余獨不能乎但吾衆且十萬餘置之何地而主之
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于是卓然舉
手別賊而出告于鄭二陽二陽移文豫楚諸軍勿得
殺賊賊亦禁焚掠以待朝命盧九德還鳳陽黃得功
駐廬州宋紀駐桐城楊卓然入京師面見天子及公

卿皆曰賊謀甚狡不可信穀城之變其明証可驗也
且賊欲擁衆仰食縣官歲費金錢鉅萬今東南諸郡
縣死亡過半土田荒蕪正供無有新增軍餉大半取
給江南何處更議增稅歟此事未易言也桐之人相
與謀曰往者賊衆四分割掠勢如飄風不可捕捉今
賊聚于窮山之中日且飢餒當此之時誠以楚兵壁
蘄黃豫兵壁光固南兵壁舒桐予黃得功左良玉通
侯印而拜史可法為大將節制諸軍提邊兵禁旅捲

甲疾趨此滅賊之一時也乃黨禍方烈廷臣日以門
戶相爭漫不以賊為意辛巳正月流賊李自成臨河
南府福王遇害是時桐有征糧之擾先是朝議以禁
兵在舒桐間即以桐城漕米給禁軍而以戶部主事
時方煜來徵發自起兵土田多荒歲復惡民死亡過
半桐之遺民竭力以供正賦而戰守之費不與焉至
是方煜督之甚急楊爾銘不能卒應請少緩之方煜
不從一日爾銘方坐公堂方煜之從者直上仆爾銘

于地而手格之百姓皆忿譟于方煜署門外方煜疑變踰牆走至諸生王文耀家百姓患方煜出城引兵入也環王生宅王生出教爾銘諭衆使退而使教官王熙章典史張士節置酒王生家謝方煜王生力保無他虞方煜與王生及熙章飲于庭夜半還署旦日方煜報鄭二陽盧九德以桐民為亂九德右方煜且歸罪縣諸生久之乃解當楊卓然之主招撫也廷議未決卓然還太湖候命而賊亦覺朝廷無意赦之俱

乘間欲起二月張獻忠陷襄陽督師大學士楊嗣昌率于軍三月滑太諸賊出山焚掠且抵桐境宋紀獲賊謀宰八手等十餘人盧九德欲以為質留宋紀事中不殺是時禁兵將謀夜叛宋紀禽其魁七人者斬之乃定四月九德駐鳳陽得功守舒桐五月九德傳檄宋紀至鳳陽與小袁營會戰宋紀始行宰八手逸去諸賊大半移于桐城山間六月桐標營張寶山夜入山襲賊死之先是魯砬山中有寨曰虎頭寨寨人

屢襲殺之至是請寶山入山為助寶山以七十餘人
往猝遇賊衆皆潰寶山與蜀兵十六人駐山隘自守
賊圍殺之自是諸營以寶山為戒無敢襲賊者矣寶
山者蜀人搃兵鄧圯之小校也為巡撫陳良訓所知
以書薦之于史可法戊寅三月可法命寶山率其屬
守桐適遇賊于桐之南郊外城上人望見一將率數
十人者與賊戰大呼格鬪皆披靡始不知為寶山也
既勝乃開城納之後屢襲有功至是敗沒桐人莫不

傷之而桐之諸堡寨刀兵夜出火有聲前後皆破滅
土寇亦起小兒腹疾死多棄于市而疾疫亦漸作矣
鄭二陽命廖應登自舒宇桐應登之衆不敢入北峽
關黃得功送之應登兵既入關賊自山出逆之應登
兵大潰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輒為前驅
賊畏之亞于德功至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佯北誘
報國深入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虎陣斬虎
賊潰潰而走賊中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于

是無敵將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為汝曹擒黃
將軍以來衆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
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
馬去賊衆大驚于是應登潰兵乃得會于桐七月兵
脩副使張亮至桐亮有雋才鄭二陽倚之如左右手
是時環桐之境皆賊桐萬分孤危于是議撤皖兵守
桐九月楊爾銘以卓異徵入京師授御史桐人攀挽
涕泣祀爾銘于浮屠老子之宮十月有賊數十詐為

民負米入城人有匿草間者聞其謀間遁至城告之
有頃賊果至伏壯士皆擒殺之是時皖兵盡至桐營
于牆內賊馬守應等共五營營于河外相距不及一
里而桐之堡寨亦多破散民相携入城流離死亡殆
盡城中食亦匱多餓死或割死人肉以為食十二月
晦皖兵忽入東門居城上數日復下入人家劫掠飢
餓不能支皖兵十百為羣橫行縣中當是時署縣事
者為教官王熙章束手無策典史張士節秦人性仇

直有氣集少年數百而告之曰賊亂于外兵亂于內
一縣中如困湯火今吾與若等潰圍力戰或以是激
厲三軍之士而少紓賊禍少年皆從之于是揀血祭
纛每夜出襲賊斷賊頭奪其馬牛及其糧食曉兵輒
邀劫之于路而謂所殺者皆官兵于是少年皆逃散
不敢復殺賊壬午二月賊野掠盡乃皆拔營去官兵
亦出城城中稍甦息而疾大起死者無算張士節亦
死三月張猷忠潛屯北峽關遣數十騎夜襲南城梯

而上而守埤者有張科夢神呼之起起見賊遂手格
之賊驚皆墜復擁而上張科大呼而城下居民聞之
皆上城與賊戰賊皆復墜張猷忠謀不成乃去自辛
巳春賊入桐至壬午二月始去遠方之民避賊于縣
者相扶携還家暫得休息而又有楚兵為害之事皖
楚用之兵也相為脅蓋楚聞桐之急也遣五千騎來
援楚兵至而賊已退楚兵貪其無賊也遂留不去焚
掠等子賊桐皖之間皆苦之縣人姚孫槃方為荆南

副使縣諸生致書荆南轉告撫軍乃撤回楚五月張
利民來為縣利民福建侯官人為入長者多惻怛為
桐數年掩蓄饑飢荒撫綏流離鋤奸猾捕土寇省
獄訟治兵給食其名聲與楊爾銘前後相望也是年
鄭二陽罷而楊爾銘徵入京師已掌河南道御史縣
諸生邱山客爾銘家當是時有給事中劾黃得功擅
殺桐將張寶山邱山請爾銘上書白其冤爾銘猶豫
未決曰言官劾之而言官救之無乃不可乎邱山又

以告給事中孫晉光時晉兩人皆縣人于是西人教
爾銘具疏叙得功功在江淮天子乃以得功為都督
兼宮保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間七月黃得
功至鳳陽率兵破張獻忠獻忠遁走九月獻忠自無
為州間道至桐園之誓必破桐桐急請救于得功得
功來救斬賊數千級得功射獻忠中之復舉刀向獻
忠而得功馬蹶乃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多棄牛馬于
隘以塞道得功馬不能進賊奔已遠遺民男女數千

人救之以還縣諸生父老出謝得功得功曰諸君守
城勞苦得功殺賊是其職何謝也前日科臣奏得功
擅殺部將久之不能昭雪夫斥一武夫何足輕重然
賊乘間破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
抵破壞于此輩不可為矣曰魏諸生牛二頭父老等
牛五頭而引兵還鳳陽諸生及父老賣牛築宮以祀
之是時張亮亦至相見利民調度從容甚整嘆曰桐
之不陷不獨黃將軍力也賊既去自春徂夏不雨民

大飢土寇四起自稱將軍掠良善張利民開誠勸導
之賊渠孫計欲散其黨江務不肯殺孫計利民使人
擒江務誅之自是土寇多散而獻忠又且從黃麻至
矣廖應登營于城西山巔適應登生日諸生往為壽
應登曰獻忠在麻黃游騎及于潛太意在破桐否則
誓不去也諸生曰何以禦之應登曰頃者賊破六安
得其軍士火器破太湖又得其軍士火器今來攻桐
必以大砲憑高下發守堦者難以立則城危矣今吾

先屯于此賊雖至無險可據黃將軍聞桐急必引兵
救賊不能破桐也且吾夜觀城中氣亦望必無患但
夜過半輒有鬼數十遶余營而踞是可怪耳是年史
可法服闋起為淮揚巡撫總督漕運一日廖應登從
竇成等二十餘騎之廬州謁可法行至舒城方解鞍
縱馬忽有賊數十騎突至虜應登及其騎以去蓋獻
忠兵也報至桐應登部將羅九武登埤設守有頃賊
扶應登至城下使之招降城中兵應登大呼曰吾已

被執爾士卒可速降此時城外精騎不過五十人其
機不可失也少緩則其全營皆至不可為矣蓋應登
佯為賊說而陰示以賊中虛實欲九武出襲賊也九
武故與應登有郤佯不解意乃罵曰被執不能死是
即賊也應登曰我寒甚可飲我酒九武不應寧弓射
之賊擁應登去有頃殺之于沙河當應登之將往廬
州也有兵二人故降賊忽騎而去數日乃還或疑其
往賊中教賊執應登于途蓋九武之謀也賊既擁應

登去數日復擁竇成至城下教之招城中兵竇成呼曰我竇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其糧盡火藥亦盡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賊怒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于是城上人具香焚之烟縷属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後立祠于城內西山之麓成死之日是為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獻忠乃率其全營環城攻之自屯于城西山巔俯瞰城中故即廖應登

之所營也賊于山上放砲擊城越城而墜自傷其卒乃驅被虜百姓伐樹覆土築高臺期與城平城上砲石藥弩擊之築者皆死死即覆于其上城上矢如雨築者不休每十步一賊將督之築者少緩即殺之賊之督者數十人以凶具自遮蔽矢石不能傷又掘隧道欲穿城而入凡五日城中糧食火藥將盡衆皆懼莫知所為張利民使人亦築臺于城隅加高一丈五尺俯瞰賊臺以矢石擊之賊不能前又出精兵數百

殺賊山上賊與兵相持日以其間懸勇士下舉火燒
臺台土少木多過火皆然賊暫退城中氣稍振然恐
賊隧道將穿乃置賊隧道之地築小城俟其穿即擊
之復募勇士雷鳴道王祥董自趙仁甫方宣等共十
人各挾刀持鋤繼而下視賊隧道溪溪城上人舉砲
發矢以護之賊率衆來戰王祥中砲死而董自中賊
鈎失其一耳賊又鈎趙仁甫臂雷鳴道大呼殺用鈎
之賊衆乃前視隧道溪僅盈尺下皆石谷不能穿于

是鳴道等復繼而上城中守益固賊計皆窮城中因
發大砲擊賊屢發不能中或曰砲故有靈當祭以牲
醴于是張利民嚙指出血以祭之比發張猷忠愛將
李混江頭裂而死猷忠獨脫移營下山去初賊虜婦
女裸其體跪于山上向城而罵城上舉砲咆不鳴乃
取黑犬向城外殺之砲乃皆中是時守埤者日夜力
已竭目盡腫皆思逃散張利民告于衆曰相困極矣
忍死須臾以待救度城中兵食可支八日今當遣人

間道請救于黃將軍度往還凡八日可至至期救不
至士大夫及婦女皆自殺軍民逃散未晚也衆皆曰
諾於是作書遣縣人林檠朱止往約以四日到鳳陽
兩人夜出賊營如約而至適安慶巡撫黃配玄亦傳
檄為桐告急兩人擊軍門鼓與之偕入得功即時出
師兼程進如期而至日下春賊有自北來者呼于軍
中曰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軍資而
去羅九武聞城取其輜重並斬賊之傷不能行者桐

人歌聲如沸相慶更生得功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
里至北峽關賊塞關以守前鋒至不能入項之全軍
皆至乃破關賊且戰且走黃將軍至城下獻忠已走
數里矣將軍追及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相阨也吾
為將軍取公侯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得功曰吾弟
欲得汝頭耳何公侯為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將
軍縱馬追之而賊以輜重牛馬遺民男女塞道少緩
逸去夜半得功回桐明日縣人出謝得功得功浞自

辭讓而勞苦將士及諸生父老且曰賊已西一二子
遺當深耕易耨而戶口流亡室廬已盡今吾將獲賊
牛五百給與民間有司當勸耕毋怠又告羅九武虞
宗文當終始立功名是夜賊復回襲營遇伏皆走明
日復逐之不及而還得功于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
復至城下憲賊復來潛伏山間待之賊不至乃還頃
之張亮至桐親巡戰處于是亮嘉利民功再拜謝之
復拜謝羅九武虞宗文而厚賞西營將士為文祭竇

成哭之甚哀軍中皆感動祭畢厚恤竇成妻成妻亦
賢守節以沒焉先是土寇之未滅者乘獻忠之去復
出剽掠張亮率兵次第擒滅之是時西營將士凡五
部十司自以城守功高驕悍不可法度治時時劫掠
民民不堪其怨之亮亮多右民而左兵兵皆怨相謀
作亂適黃得功劉良佐援楚過桐相兵謀乃息癸未正
月黃劉西入楚張亮還安慶相兵益驕羅九武請於
利民曰桐固久矣今幸逆賊遠遁瘡痍之餘稍稍自

振縣故燈火甚盛請復舉以示休息不亦可乎利民
曰不可恐滋亂階不如已也九武固請之於是軍中
及民間各出燈火甚盛居數日軍民皆送燈公堂兵
忽亂驅民盡擊之利民大怒旦日羅震兩將自詣利
民謝罪而扶亂者桐人苦兵之擾也紛紛渡江而南
張亮恐邑空虛難守禁之不能止是時安慶巡撫黃
配玄以母喪歸張亮行撫軍事二月天子以亮為巡
撫亮奏設總兵駐安慶而羅九武虞宗文授游擊將

軍永守桐城不行調發四月張獻忠陷武昌左良玉
避賊東下駐皖城兵六萬人淫掠江南江北桐人之
避亂江南者家復破五月給事中左懋第奉命至皖
給良玉餉百萬良玉田楚襲賊空虛之地名曰恢復
而其民已盡矣先是庚辰辛巳^十以來以用兵故歲
復饑民力不支且恐齎盜糧故桐城漕民皆未輸至
是上官移文補徵之桐人朝不夕給無所控訴給事
中光時亨為請免之而自乙亥以來江淮兵興旱蝗

繼之疾疫復起桐城田畝三十九萬荒者十七八惟東鄉僻在江干不數經兵耕桑如故以故桐之稅糧皆取給東鄉至癸未受左良玉之掠繼以田鼠食禾稼為災稅糧無出於是諸生請于張亮亦奏免十之七焉初桐標營三千人廖應登領前營杜先春領左營羅九武為先春部將已而先春戰死應登并領其衆九武由此不平後應登之遇害也九武有力焉張獻忠之圍桐也九武領前營虞宗文領左營九武不

悅賊既退九武欲併其衆謀不成張亮慮兩人之有變也命宗文別戍而以孫得勝領左營得勝本彊質直而九武驕蹇於是兩人亦不相悅然九武權譎得勝每隨之俯仰以故卒與同禍自獻忠之退九武自謂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隨入兩營者不可勝計癸未秋督師孫傳庭徵兵不應甲申春淮揚巡撫徵兵勤王亦不應是時歲復大饑兵餉無出張亮命士卒墾荒萊屯田兩營之兵皆掠民人為之耕奪民

牛橫行四郊劫行旅道路皆苦之張利民為請于九
武斬三人行旅稍通甲申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
帝崩于煤山桐人聞之相對悲號不能寢食四月
大清兵入閩李自成敗走西安五月史可法馬士英
立福王世子即位南京改元弘光領詔陞賞將士而
授羅九武孫得勝叅將加副將銜西人乘中外危疑
益肆剽掠無忌當此之時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
北經理山東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劉良佐

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
廬州經理光固號為四鎮皆擁重兵羅九武孫得勝
薄其官頗怏怏失望皖人阮大鍼者天啓中黨附魏
忠賢烈皇帝立削其籍大鍼故與馬士英善至是士
英荐之拜兵部尚書大鍼不知兵徒以倡優媚人主
而欲盡剪除嚮之異己者黨禍復烈八月大鍼親引
兵巡江閩軍抵皖城自以歸故鄉張軍威示榮耀左
右皆曼聲美色而倡優皆衣錦繡桐之兩營將士皆

召至皖覈軍實於是兩營之兵自東抵皖掠百餘里
止其還桐復自西抵桐掠百餘里而羅九武從數騎
獨後夜宿道中密為書付其嬖童前行教其兵作亂
俟九武至桐乃止兵其童行未一里忽有虎自山出
傷其童童死九武大驚由此九武滅桐之計卒濡遲
不決九月士英以揚鎮宗為總兵駐安慶開藩置幕
提督江南江北軍馬當是時士英及大鍼以爭黨報
復思仇避禍者多入左良玉軍中教良玉起兵誅君

側姦臣大鍼士英慮之故設大營於安慶名為雄固
上游實以備良玉十月張利民以治行第行取入南
京桐人泣送之凡數十里不絕乙酉二月袁東華未
為縣東華自在京師聞桐之守兵驕橫求於兵部加
監紀銜得以兼制軍民兩營將士皆怒釁從此起矣
縣士大夫曲為解之僅而不亂頃之左良玉全軍東
犯安慶戒嚴羅九武等乘間遂掠倉庫辱東華李大
有者九武之部將也勸九武嚴飭軍士九武不應已

而軍士大有於轅門之外九武亦不問桐人如在水火時時莫必其命矣左良玉之東犯也死於九江其子夢庚統其衆百萬蔽江而下沿江州縣皆屠之楊鎮宗部進寶者凶悍無人理時時欲叛夢庚兵抵皖進寶為之內應而鎮宗不之知四月八日夜半皖兵開城門納賊皖人死者十八九張亮走入山中楊鎮宗走桐九武迎鎮宗入居縣中是夜九武命其兵作亂大掠三日乃止十七日分兵入西鄉焚掠又數

日分兵入東鄉南鄉北鄉焚掠少婦幼男被虜者凡五六千人相號於道楊鎮宗見之扼腕歎恨頃之靖南侯黃得功傳檄召西營將士至蕪湖九武以其部將龐天泰領兵五百往得功擊左夢庚於板子磯大破之夢庚敗走遙掠安池間皖兵叛者潰入桐城與兩營合無遠不掠居有頃

大清兵破揚州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死之

大清兵下南京

遁盧九德降尋至蕪湖靖南侯

黃得功死之龐天泰降九武等尚持兩端縣幾遭屠
毒賴諸生王雲耀說之乃定及

大清豫王遣將卜從善張國祿至桐城擒九武孫得
勝等而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釋去九武妻
常氏有賢行罵九武曰不聽吾言及此禍吾不忍偷
生也乃投井死是時楊鎮宗降

大清仍授為總兵鎮宗曰九武等為江北害吾目擊
也不可赦於是斬九武等於市自是天下漸定而桐

潛之間時時兵起名曰義兵其實皆為民害然皆不
踰時輒削平非桐之所以存亡故不著

附記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朔大雷雨 十月嚴寒江湖
魚多凍死 十一月隕霜冰林木房舍間皆結成刀
兵花鳥狀

二年己巳冬十月三十日大雷雨 南城外居民何
海陽母忽生鬚而且長

三年庚午大有年 四野鬼哭 油巷李氏李樹結

實如底

五年壬申東嶽廟泥神康元帥流淚拭之復流如是者一月秋七月赤鳥見大如鶴色赤其聲鳴鳴如咽

七年甲戌春正月地震 秋八月二十日西北長虹

亘天 是月黃文鼎等亂 九月十九日大雷雨

十月北峽關市鎮每日申酉時妖氛大作來如風而驟至詳視則尺許小鬼千百為羣市人以銃砲鑼鼓

逐之如鳥飛去如是者數日 又半鋪妖氛大作有

鬼魁長大餘著紅持鎗白晝跳舞人爭逐之輒不見

倏又見他所如是者數日 十一月初七日雷雨

八年乙亥正月朔地震有聲 是歲流賊至 二月天雨

黑黍 三月十五日地震 夏五月復雨黑黍

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大雷雨

九年丙子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望又月食金星木星

同度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雷電雨雹

十年丁丑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是年流賊殺人十六萬有奇三月有李結實如瓜滿枝頭先是有童謠云李子樹上結王瓜二十五里没人家 四月二十三日大雨雹 夏六月二十夜天裂有光大星墜 秋七月縣西三里岡有白氣一道從空而下如掛帆如瀑布卷舒若象鼻自是日夕屢見 九月二十七日有白鳥數千集於西城外山谷臺望之如雪山 冬十一月十五日月食二十六日雷電 十二月朔日

有食之

十一年戊寅春地產粉土其色紅白細膩富人食之多死貧人可以療饑時人謂之觀音粉 夏四月大雷雹害稼 五月天泉出時寇警久旱城中井俱竭有小兒于郭家園戲掘一井水泉湧出因掘數井皆然時人謂之天泉 八月十一日地震 十月十二日天鼓鳴 十一月南城居民郎氏婦產一回回一象形骸畢具各重三斤十兩其人惡之投諸水十九

日東北有赤氣數十條 十二月十三日雷電

十二年己卯春二月十四日夜無雲而雷天狗墜十

六日天裂有光 夏四月太平坊居民汪氏婦產猿

雙胞十四日螢惑犯南斗

十三年庚辰四野多狐跂行如人食牛豕

十四年辛巳大旱冬疫

十五年壬午大饑疫

十六年癸未秋七月田鼠害稼自江南銜尾而渡害

等蝗蝻 十一月冬至大雷雨
十七年大旱

